

原
儒
下
卷

原田下卷

十力叢書
原儒上卷
下卷

著者 熊十力

出版者 龍門聯合書局

上海茂名北路三〇〇弄三號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二九號

印刷者 信大橡皮印刷廠

總經售 新華書店

書號：〇六四三

（滬）〇〇〇一—五二六〇

字數：三十二萬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開本：玉扣紙八開
印張：二十三又八分之三

定價：（全書二部）五元
（共二冊）

原儒目錄

上卷

序

緒言第一

原學統第二

原外王第三

下卷

原內聖第四

附錄

原儒下卷

十力叢書之一

黃岡熊十力撰

原內聖第四

內聖之學、易大傳所謂廣大悉備。以言乎遠、則不禦。以言乎邇、則靜而正。以言乎天地之間、則備矣。〔易繫辭傳、亦稱大傳。廣大悉備、與以言乎遠云云、原文本不相連。今綴合之。古人引故書、亦有此例。〕夫廣則無所不包。大則無外。悉備則小大精粗、其運無乎不在。遠不禦者、中庸曰、大哉聖人之道、〔聖人之道、天道也。道者、宇宙本體之目。天字與道字合用爲複詞。聖人能體現天道於己、故曰聖人之道。天人本非二也。若有超脫於吾人而獨在之造物主、則是宗教迷情所執、非吾儒所謂天道。〕洋洋乎發育萬物。〔此云萬物、即天、地、人與一切物之總稱。萬物皆道之流行發現。故曰發育萬物。譬如大海水、現作衆瀾。一一瀾皆攬大海水爲其體、非大海水在衆瀾外。道之發育萬物。實非超物而獨在。洋洋者、盛大貌。〕峻極於天。〔峻、高大也。初民仰望太虛、至大至高而不可測其所極、則謂之天。中庸則假天、以形容道體。中庸本演易之書、雖經漢人竄亂、然此等處、尙存易本義。〕夫道、至大無外、至高無極、其德用盛大、周流而不屈。〔橫盡虛空、豎窮永劫、皆是道體之充塞流行、故曰周流。劫、猶言時。時無盡故、曰永。不屈、謂無衰竭。〕故曰不禦。〔禦、虞翻云、止也。周流不屈、何有已止。〕邇則靜正者、說文、邇、近也。吾人能體道於己、即道近在一身、而常爲主於中。〔古哲言道心是也。〕閒居常揭然有所存。〔此諸葛公語。存者、不失道心之謂。先儒言、當天

下大利大害關頭時、纔涉一毫私意、便利害莫辨。佛云顛倒是也。此時祇是中無存主。失道心也。」清明在躬、志氣如神。（禮記、孔子閒居篇。）物接、而心不失其官。故明於物則。（儒家說、五官接物、唯感攝物象、如目之於色、耳之於聲是也。心之官則思。思乃由表入裏、由粗入精、由簡入繁、由曲入全、而深了事物之內蘊與其公則。）不任臆想、不雜曲見。心安理得、故謂之靜。（靜者、心地清淨、專一、安和之謂。靜生明、明故能得萬物之理。）此靜不與動對。動亦靜也、靜非廢然之謂也。若其履大變、膺鉅艱。則虛而不繫、所以應萬事。長而不幸、所以成萬物。（長、讀掌。雖功德足以長人、而常抑然同物。因物而不自用。所以任萬物之各自盡自得也。此義與老子異。老子上篇第十章亦曰、長而不幸。其長字讀長短之長。王弼注云、物自長足、不吾宰成。此則完全放任、無爲。老之旨本如是。然領導義廢、未知其可也。儒家主輔相、裁成。而要歸羣龍无首吉。其猶天地生物而不幸、萬物乃各恣其發育而共榮也。）是謂靜而正。靜而健動、輔萬物之自然、我無私焉、故正也。（儒學總包內聖外王。後儒偏向主靜、成乎獨善、適與大易之道相反。）萬化萬變萬事萬物之原、皆聖學所切究、而求不違乎大道。故曰以言乎天地之間、則備矣。聖人作易、創明內聖外王之道、而內聖實爲外王之本。上引易大傳文、幽贊內聖學、庶乎得其要已。（漢書、倪寬傳注、幽、深也。贊、明也。）余寫本篇之意願、惟將余所知所信於孔子內聖學之本旨、據實揭出。其得失短長、當聽時賢與來者之抉擇。然年逾七十、神經衰弱最苦。又居處不適、平生解悟所至、邇來漸覺無形消失。說理之作、當如江左所稱筆語。（語字由吾增之、以便成詞。）雖不求工於文。然顯揚理道、期無滯礙。非靈思煥發、無從着筆。而靈思之動、本乎精力充沛。老而思泉日竭、此自昔學人所同患也。余年來時有意述作、每提筆輒止。此苦難向人言。學人對真理、對先哲、須有担荷。述作太輕、無以傳信、不如其已。抱此孤懷、空過歲月。（過音戈。）頃乃惶懼。姑就吾夙知之未盡遺忘者、強爲寫出。其能達意與否、且置勿論。唯求不失先聖之真而已。

孔子之內聖學、源出詩書禮樂。至五十學易而後、始集大成。本篇大意、惟依其進學之序而詳之耳。然開端頗欲將中學特點、略舉其二。（中國哲學、省稱中學、後皆倣此。言中學而不曰儒學者、儒家爲正統派、諸子所從出。此所舉二特點、則儒學精神之普及於百家、故不單舉儒。）一曰中學在本體論中之天人不二義。二曰中學在宇宙論中之心物不二義。此二特點固不始於孔子、要至孔子、始發揮光大。惜乎余精力不堪用、未及詳論。祇可提出、冀來賢留意耳。

將談第一特點、須先釋天道等名。六經中天字有時單用。有時聯道字成複詞。

天字所目、各各別異、不可無辨。（目、猶名也。亦云指目。如呼方棹、則指定此器而名之也。）其一。古以穹高在上、蒼然而不知其所極者、呼之爲天。詩云悠悠蒼天是也。初民於此天、頗感神異。以爲有大神赫然鑒觀在上、所謂上帝是也。

其二。古陰陽家以日月星辰之麗乎太空、亦名爲天。易乾卦曰、天行健。即以天體運行之健、譬喻乾元生生之健德也。（易祇是取譬。不是說此天。至後當知。）陰陽家雖亦以星球名天、而視爲有神力幹運之。（運者、運行。幹者、主領義。）其與前所謂天者、頗相通。歷史上以日月食等變、爲天之警戒人君。天文家雖有就物理解釋者、而其說不盛行。（晉以後、科學的天文家與術數的天文家時有諍。）

其三。渾天之說。與前二天字之所指目、均有不同。此天即以六合爲一大環。（上下四方曰六合、所謂無量無邊的虛空界是也。本無上下四方可分、但爲說明方便計、而假設之耳。）無內無外、無封無畛、無始無終、無高無下、無古無今、而渾然一氣流動充滿於此大環中、即名之曰渾天。（渾字有二義。一、渾全義、不可分故。二、渾圓義、無方所故、亦無虧缺故。無量無邊的虛空界、而爲一氣充滿、則虛空亦非虛空矣。然又未嘗不虛空、則以一氣之運化、無有滯礙故。是故不妨合虛空與氣化而總名環中。渾天之名、即依

環中而立。〕自無量數星羣星雲、以及莫破質點與聲光熱電等等、乃至大地、土石山陵、江河洋海、草木鳥獸、圓顛方趾之倫、皆隨環中氣化、倏生倏滅、倏滅倏生。實若虛、虛而實。無神而非不神。偉哉環中、蓋無德而稱焉。其斯之謂渾天歟。〔其德周普、乃無德可稱也。莫破質點者、中庸曰語小、天下莫能破焉。清季學人以原質不可復析者、譯爲莫破質點、依中庸義也。〕渾天說出、始有哲學意義。自老莊至於周張、皆受其影響。〔周子太極圖之一。與張橫渠所云清虛一大之天、皆本於古之渾天說。〕

其四。以自然名天。世俗以凡事之順成者、謂之自然。此與學術無干、可不論。今就自然一詞之見於學術界者而說。何謂自然、以訓詁言之、自者自己、然者如此、自己如此、曰自然。印度有自然外道。〔佛家斥自然論者爲外道。以其不合於正道、故外之耳。〕則以萬物之生、本無因緣、直自然耳。如云鵠自然白、鳥自然黑是也。自然外道此計、〔計者、猜度義。〕確甚謬誤。實則事物之生、不得云自然。如鵠白鳥黑、亦由其生活適應環境而然、可謂無因緣乎。佛家破之宜也。

自然論者、否認物之生有因緣、卽一切物都無規律可言。此其所以大謬。然窮理到極處、所謂宇宙本體、則字之曰道、亦字之曰天。此處所云天、卽是自然義。夫於萬物而透徹其本體、〔萬物皆相對。本體無對。於萬物而識其本體、卽是於相對而透悟無對。乃知卽無對卽相對、卽相對卽無對。〕則至極無上。〔已見本體、方知無復有在其上者、故曰無上。〕於穆深遠。〔於穆、深遠義。而又言深遠者、極贊其深遠之至也。〕不可詰其所由然。〔不可問他以誰爲因緣而生。實無有更在他之上而爲他作因緣者。他、謂本體。爲他之爲、讀衛。〕不可詰其所由然。彼乃自己如此、非更有因、方成如此。〔彼字、爲本體之代詞。非字、一氣貫下。〕故曰自然。自然之謂天。〔此天字之所指目、與其含義之深微、可謂至極。與前所舉諸天字、都無一毫相近處。〕嗚呼、窮理至於自然之謂天、語言道斷、心行路絕。〔語言之道已斷、言說不能到也。心之所遊履、曰行。心行之路已絕、思維無可復用也。〕

孔子故曰默而識之。又曰予欲無言。往者嘗聞英儒羅素、以爲窮理到極處、祇合名爲禽獸的道理。〔禽獸是無道理的。今窮理到極處、更無道理可說。故取譬於禽獸。〕此言大有幽默。然實未見道也。蓋以思維術去推測、推到無可推處、乃有禽獸的道理之歎耳。由彼之說、將入不可知論。人生且墜疑霧中矣。眞見道者、默然自識、自肯。〔自肯、本禪家語。由自識故、自己肯定、熾然堅固不搖。與自信之意義相近、而尤深。〕得大安穩。受用自在。何有禽獸云云之戲論乎。〔友人馬居士湛翁飲此甘露。余平生勞於思。猶說食不飽。〕晚周惠子曰、施存雄而無術。〔解見原學統篇、可覆看。〕其言精妙。亦與希臘以來哲人爲學路徑相近。莊生傷其昧於反己、有以也夫。〔莊子之學亦有弊。詳原學統篇。〕

道字、有多種義、此不及詳。〔中國文字多音同、形同、而其含義絕莫有同者。蓋中文字有本義、有引申義。引申便複雜。本義則緣反映實物、而形諸聲音、遂造其字。如天字之本義爲巔、卽高山巔也。初民仰望穹高蒼然者、而以習見之山巔擬之、遂造天字。其後引申爲渾天之天、則已離本義太遠、而猶有氣的意象微近。至以自然言天、便與本義無些子可通也。思想愈發達、卽抽象作用愈趨於高深廣遠。由文字引申之蕃變而可見。音同形同而異義之字、讀古書者隨文取義、並不難辨。讀書能不苟、自己作文、用字決不至錯亂。外人欲學中文、至少須讀五經、四子、及諸子書數種、與漢四史。專攻不過四五年工夫。引申義多、此是中文最便利處、省得多記生字之煩。義不同者、可以發人理趣、自不勞而記。記生字則非強於記憶力者、必感大苦。〕儒家用道字爲本體之名。〔老子言道、半取之儒家。而其思想頗淆雜。俟后詳。〕其明文首見於大戴禮、曰、大道者、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。〔見大戴禮哀公問第四十。大道之大、讚辭也。萬物一詞、解見前。〕道者萬物之本體、此語說得最明白。蓋七十子展轉傳來、而戴氏採之入記耳。余少讀論語、至里仁篇。子曰、朝聞道、夕死可矣。余驚奮曰、聖言朝聞而夕死無恨者、道也。死生亦大矣。何謂道。余去聖久遠、無從

聞。讀此文、終不解何謂道也。欲求註家言、先兄仲甫曰、漢學之徒關於義、求聖人之意者、莫如朱子四書集注。余因讀朱注此章道字云、道者、事物當然之理。余苦思久之、殊不契。事物當然之理一語、似說得太泛。吾向上尋不着根源。現前無入理之方、可奈何。思之不得、而姑置累年。其後讀易大傳、至一陰一陽之謂道。注家下語、令人茅塞。〔茅塞、見孟子。茅、叢生之草也。凡著書者、其言不見道、如亂茅蔽塞人心。〕旋讀二程遺書、程子曰、一陰一陽之謂道。道非陰陽也。所以一陰一陽者、道也。〔見遺書卷三、謝顯道錄伊川先生語。〕余喜曰、所以二字、下得好。與戴記所以變化之旨通矣。變化者、一陰一陽也。其所以變化者、道也。道不即是陰陽。〔譬如大海水不即是众漚。〕而陰陽之外、無道。〔道不離陰陽變化而獨存。譬如大海水不離众漚起滅騰躍而獨存。〕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。〔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、此理固深、說則無可說。余謂此在人能虛心深心體之耳。說到陰陽變化、分明是相對、是法象已著。所以陰陽者、是道、是法象之實體。〕余以大戴禮與易大傳互證、而始信道者、萬化之根源。〔根源者、本體之形容詞。切忌誤會。根字本義、則木之根也。然榦及枝既生之後、則與其所從生之根、便分彼此。申言之、根自爲根、榦自爲榦、枝自爲枝、互相別異、不可合而爲一。源之本義、則流水之源也。流出於源、而流自爲流、不得與其所從出之源合一、亦如根與榦枝。道者、萬化或萬物之所從生、故道即是萬化萬物之本體。不可妄計萬化萬物與其所從生之道有彼此之別也。譬如大海水、是众漚之所從生。不妨說大海水是众漚之根源。但众漚皆攪大海水爲體、不可說众漚與大海水可分彼此也。凡余書中有時說本體是萬化根源、或宇宙根源者、都是譬喻詞。讀者不可執喻、而求其全肖。佛家因明學曰、凡喻、祇取少分相似、此立論之律也。〕古詩曰、人生無根蒂、飄如陌上塵。〔人生根蒂、卽道也。固有之而不自覺、故曰無根蒂耳。〕此爲不見道者、致其永慨。人能見道、卽觀我生固有根蒂。〔易觀卦曰、觀我生。意深遠矣。〕眞眞實實、富有日新、何有陌塵之嘆乎。老氏大患有身、〔以有身爲大患也。〕佛氏、一切

有爲法、如幻如化、（有爲法、謂萬物。萬物皆有生滅、有變化、故名有爲法。法字與中文物字相近。）其猶未能於萬化萬物而透悟道真也。（道至真實、故云道真。）聖人朝聞夕死之歎、其自警切至。後人顧可忽哉。且學焉而不聞道、知識畢竟無統會。易言之、知識之學無歸宿。王輔嗣易略例云、統之有宗、會之有元。可謂深得易旨。（元者、萬物之原。學必極乎窮原、方得見道。宗、猶主也。一切知識之學、須見大道、而後得所宗主。）知識皆緣於法象而起。（法象、本易大傳、猶云現象。象者物象。法者法則。物皆有則、故稱法象。此詞甚精。）總合各部分的知識、祇是研究法象所獲之成績耳。謂由此成績、便已揭露宇宙實體、余未之能信。實體與法象誠不可分。而實體是無對、是全體。法象是相對、是各部分。全體雖不離各部分而獨在。然全體畢竟不即是各部分之拼合。故法象各部分的知識總起來、猶不能體認到實體。譬猶以解析人體各部分細胞的知識綜合起來、決不能明瞭人生真性及領會人生豐富的意義也。孔子朝聞道、夕死可矣之嘆、蓋甚言道之難聞耳。求道者不可偏任理智與思維術。（注意不可偏任四字、非謂理智與思維可屏絕也。）反己與修養之功、實極切要。今不及詳。（反己一詞、包含深廣。不留心古學真髓者、當視為無謂之陳言。）此中釋道之一名、似未免牽涉過廣。然內聖學廣大悉備、（說見篇首。）其中最大無外之公名、必綜其義旨之條貫與綱要、方可爲釋。空泛不着實際、與掛一漏萬、皆違大易正辭之訓也。

大戴禮稱魯哀公問孔子曰、敢問君子、（小戴記有子字。大戴記脫、今補。）何貴乎天道也。孔子對曰、貴其不已。（鄭玄曰、已猶止也。）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。是天道也。（此以日月西東相從、譬喻天道之流行、決不單純、必有奇偶二用、相反而成變化。奇偶二用者、陰陽是也。因明學曰、喻、取少分相似、中國名學亦然。日月出沒不同時、日往則月來、月往則日來。陰陽之相反相成。不可說異時。陰陽恒是一齊俱有。不可說陽往則陰來、陰往則陽來、無有孤陰獨陽故。變化無有已止。易乾之象曰、天行健。此其所以

不已也。〕不閉、其久也、是天道也。〔不閉、孔廣森曰、不閉、不窮也。愚按不閉、言發展無竭也。久者、猶云永恒。無斷絕故。〕無爲物成、是天道也。〔無爲者、非如上帝造作世界故。物成者、天道之變化、無心於成物、而物以之成。譬如大海水之動、非有意現作众漚、而众漚以成。〕已成而明、是天道也。〔天道幽隱、無形無象。及其已化而成物、則法象著明。法象著明、而天道即幹運乎法象、不離法象而獨在。譬如众漚起、而大海水即幹運乎众漚、不離众漚而獨在。〕

大戴禮、本命篇有曰、分於道、謂之命。戴東原最喜此語、以爲一言而發造化之蘊。然東原於此語、殊無正解。道者、本體之目、是絕對而無匹、大全而不可剖。今云分於道何耶。倘誤解分字、將以爲、由一大性海起分化、而每一物皆攪取性海流出之一分、而受之爲其本命。〔一大性海、爲本體之名、猶言道也。一者、無對義。大者、無外義。海者、言其含藏無限的可能、故喻如海。此中物字、賅攝無盡。無機物類、大自太空諸天、細至一微塵、皆物也。有機物類、最低如植物之始萌、最高至人類、皆物也。〕如此、則萬物雖由道之分流以生成。道實超越乎萬物而獨在。此本世間情見。〔情見、本佛氏名詞。凡情虛妄計度、曰情見。〕而從來哲人之宇宙論、苟窮其根柢、罕有脫此窠臼者。何況東原。今避文繁、姑勿微辨。儒學掃除情見。其言分于道謂之命者、此命字、是就萬物生成言。凡有機物皆有生、有生之謂命。〔死即命絕。〕凡無機物皆有成、〔如氣體成其爲氣體、液體成其爲液體、固體成其爲固體、乃至極微而不可目覩之物、亦成其爲極微之物、是謂有成。〕有成之謂命。〔毀即命絕。〕物之生也、道生之。〔物不能從無生有。若無道、則物何由生。故曰道生之。此本老子語、老學出於易也。〕其成也、道成之。〔準上可知。〕故萬物皆以道爲其本命。分之一詞、自是就一切物各各稟受大道以生成而言、遂強名之曰分耳。其實、天道是渾然大全。每一物皆稟受渾全之道以生成。易言之、每一物皆以渾全之道爲其實體。譬如大海水、現作众漚。自漚相言、〔相者相狀、下同。〕宛爾各各都有自相。〔宛爾者、漚相本不

實、而現似如是相耳。」其實、每一漏皆攬大海水爲其體。由此譬喻、可悟每一物、皆以渾全之道爲實體。非攬取性海流出之一分、以爲其本命也。〔性海、卽道之別名。〕是故莊生曰、道在瓦礫、道在屎尿。宗門達者有云、一華一世界、一葉一如來。〔宗門、謂禪宗。中土禪學、雖云吸收印度佛家、而其植基於大易及老子者確甚深。世界一詞、本世俗習用。今此云世界、不可隨俗解、實則指法界而言。佛云法界、其義卽謂萬物之本體。如來雖佛號、亦是本體之名。如是而來、無所從來、故曰如來。〕深味乎此。吾人何可拘小己而迷自性、妄自滅其生命、等子滄海之一粟哉。〔自性謂道。吾人如識得自性卽是道、卽自家生命本來至大、無有窮盡。今拘小己、而迷其本來、便自滅損其大生命、而不免於短促、細小之悲也。〕夫惟萬物自性卽是道、道不離一物而獨在。易言之、道卽一物也、一物卽道也。是故人生不須遺世而別求道。惟當卽於現實世界而發揚此道。孔子曰、人能弘道、非道弘人。義深遠哉。〔言人能弘大其道、而道不能弘大吾人。所以者何、人雖稟道而生、但人既生、便形成小己、而自有權能。人可以自遏迷妄、而障礙其固有之道。道雖不離乎此等人、而道、究不能令此等人進於弘大、克荷其道也。人能體現大道、克治迷妄。自明自誠自強之功進一步、卽道弘大一步。其功之進也無止境、道之弘大亦無止境。道實待人而弘。君子進德修業、以至裁成天地、輔相萬物、而道之弘大、無限量矣。弘道是一切人都應盡的本分事。不是就少數聖人說也。學者宜知。〕

大戴禮明道之言、是真能以少文而攝無量義者。〔佛家大經千萬言、每採集衆說而成。小經或不及四百字、而善以少文攝無量義。中國先哲亦多如此。聞西洋學人著述喜炫博。博而精、固大佳。若繁蕪而少當於理、自損且損人耳。〕其說皆本之大易。證以論語、亦無不合。從來學人皆莫之省。余故徵引、而隨文附註云。

道字之本義爲路。從路義而引申之、則有由義。〔道字引申義頗多。此中但舉由義。〕天道之道、以訓詁言。應曰道者由義。由字復有

二義、一者因義。〔由字亦訓從。如世說云、生有從來乎、死何所往乎。從來、卽是因義。佛書中釋因字、亦曰因者因由。〕二者行義。〔論語爲政篇、子曰、視其所以、觀其所由。朱註引或曰、由、行也。〕論語雍也篇、子曰、誰能出不由戶、何莫由斯道也。蓋以萬化、萬物、萬事皆由道而出。傷人之不悟、故以出必由戶爲譬、而使之易曉也。此由字卽因義、蓋就宇宙論而言。但此解與朱注異。論語述而篇、子曰、志於道。朱子注曰、道、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。此卽以行之義、釋由字。蓋就人生論而言也。實則二義儘可會通。〔朱注祇云所當行、而未指出主觀能動的、似未妥。不妨易云、天道之在吾人而主乎吾身者、是名道心。道心行乎人倫日用之間、自然有則而不可亂。士志於道、則無私欲之累也。有問、朱注解誰能出不由戶之由、是行義。其注文極妥。公就宇宙論之觀點、而解爲因由、似未合。答曰、聖人之意、自是要人從日用間、理會源頭。所謂言近而旨遠也。今直從源頭處開示。朱注方有基本。〕道之一名、已釋如上。本體之名甚多。如易之乾元、太極、春秋之元、論語之仁、中庸之誠、皆是也。其在後儒、如程朱分別理氣之理、又云實理、陽明所謂良知、亦本體之目。〔陽明良知、是就心作用上、顯示本體。此與論語言仁、似相近、而亦不必全同。此姑不詳。〕

釋天、道二名已竟。今當略說天人不二義。〔天字、或與道字合用爲複辭、或單用、而皆爲本體之名。如前說訖。〕西學談本體〔西洋哲學、省稱西學。後倣此。〕要不外以思維術、層層推究。推至最後、乃臆定有唯一實在、名之爲第一因。又或以爲一切物之本體、終是知識之所不可親證。〔親證、見佛籍。證、猶知也。〕遂自縛於不可知論。此兩種結論雖復大異、而其設定本體爲客觀存在、〔不可知論者、不必遽否認本體之客觀存在、祇是不可知耳。〕易言之、卽天人互不相涉。是則異中有其同也。中學確與西學極端相反。七十子相承之明訓曰。善言天者、必有驗於人。〔漢人雖有曲解此言、以說災異。而其本義確非漢人所可假借。蓋七十子親承孔

子之說、而其後學展轉傳授也。」此言天人本不二。「天不離人獨在、而人即是天。故曰不二。」故善言天道者、必卽人道而徵驗之。〔卽、就也。言道、則別於非道。人之失其道者、卽不成乎人。故人道一詞甚嚴。然人道本是天道。今卽人而言、則曰人道。〕易贊乾元曰、元者、善之長也。此善字義廣、乃包含萬德萬理而爲言。長字讀掌。長者、統攝義。萬德萬理之端、皆乾元性海之所統攝。〔端、緒也。如絲之緒、至微至微者也。引而伸之、則無窮盡。攝者、包含義。乾者、動而健之勢用。元、猶原也。乾元者、乾之原。非乾卽是元、勿誤會。乾元卽是本體之名。以乾元之在人而言、則名之曰性。以乾元統含萬德萬理之端、則譬之曰海。海至深廣、寶藏富故。〕故曰元者、善之長也。〔元之爲言、明其爲萬德萬理、一切善端之統攝者也。本體如不具善端、卽是空空洞洞、本無所有。何得爲宇宙之原乎。西學談本體者、不能實證乾元。其所謂本體、乃其情見所構之幻境耳。〕所以知乾元爲善之長者、人道範圍天地、曲成萬物、無有不循乎理而可行。〔理者、理則。詩云有物有則是也。今云自然規律、卽物則之謂。〕無有不據於德而可久。〔據、守也。以德爲守。而無一行之可離於德。〕德、理者、人道之大綱也。失其綱、則人道無與立。人道之有是理與是德也、非由意想安立、非從無中生有。乾元性海、實乃固有此萬德萬理之端、其肇萬化而成萬物萬事者、何處不是其理之散著、德之攸凝。〔乾元性海、至此爲長句。本體是含有萬理之端、其肇始變化而成一切物事、皆理之散著耳。德者、得也。如白紙具白德、此白德、卽白紙之所以得成爲是物也。本體必具無量盛德、乃得成爲萬物之本體。如剛健也、生生也、誠也、常恒也、皆本體所固有、乃至衆德不可勝舉者、莫非本體潛伏其端。是故大易、中庸、並有天德之言。而天則與天理、亦見於易及禮記。〕惟人也、能卽物以窮理。〔理雖散著乎庶物、而會通與主領之者、則心也。〕反己以據德。〔蕃德在反己。而施之於物、則須格物。〕而總持之、〔德、理雙持。缺一卽虧其本。〕以實現天道於己身、而成人道、立人極。此其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、惟有理以利於行、〔天地、謂大自然。明於庶

物之理。故能以人工操縱與利用自然、專以興利。使自然効其用、而無過差。」曲成萬物而不遺、惟有德以善其守。〔人類以德相孚、故能互相輔導。賢能則彼此相勗而俱進。其於不材者、則扶之以進於材。因其人之資性、而委曲成全、曰曲成。無有一人被遺棄者、故曰不遺。人類能守德而不偷薄、故相輔如是之固也。〕是故徵驗之人道、而知萬德萬理之端、一皆乾元性海所固有、易言之、即天道所本具。易贊乾元、曰善之長也。非洞徹天人之故者、能言及此哉。

或有問曰、公以德興理、歸本於天、雖宗經立論。顧自今以往、恐未爲應機之談也。〔或人疑余宗大易等經而立論、迂固而不通變。〕答曰、天者、本體之名。人之有生、與一切物之成其爲物、畢竟不是空華、不是幻化、更不可說無中生有、其有本體無疑。既有本體、則人與物雖極無限量之發展、要皆由其本體統含無限量之可能、余自信此非倒見。〔見解陷于迷妄、名之曰倒。借用佛籍名詞。〕夫理者、成物之基、德者、立人之本、謂非本體固有其端可乎。〔物未有不具形式、而可成其爲物者、形式即理。故曰理者成物之基。古籍言型範、亦與形式義近。佛典言形色之形、亦形式義。〕余昔造新論、〔新唯識論之省稱。〕明本體備萬德、含萬理、肇萬化。闡大易之幽旨、顯宇宙之基源。學不究乎是、則百科之知、精博而無原。理不窮乎是、則萬殊之故、闇鬱而不彰。〔故者何、一本散爲萬殊、萬殊不離一本。所謂一爲無量、無量爲一是也。〕陽明悲世學無頭、〔王陽明嘗教學人須識得頭腦。世間學術誠無一不重要、但不可無頭腦。愚謂儒家天人不二之本體論、才是頭腦。〕陶公嘆庶士馳車。〔陶淵明詩有云、如何絕世下、六籍無一親。終日馳車走、不見所問津。六籍即六經。馳車走、謂一意外馳、不知反己也。行人問濟渡處、曰問津。世遂以求本原之學者爲問津。世儒皆以陶公淫于禪道、不知其志實在儒。〕追往哲之深懷、冀來者之有悟。余以此自靖焉可耳。

楊子曰、人不天、不因。天不人、不成。〔漢楊雄、字子雲、作太玄以解大易。又仿論語而作法言。亦敷宣易義。〕何言乎人不天不

因、人生非幻化、乃本乎一誠而立。（一者、無對義。誠者、真實義。）誠者、天道也。若不有天、則人將何所因而得生乎。故曰不天不因。（天與道皆本體之名。道者、因由義、說見前。楊云人不天不因、可與前文釋道處參看。）何言乎天不人不成、天有其理、而充之自人。（世人祇知在物爲理、不知天者、物之本體。天是變化不住、流行不已。物者、變化流行之過程、所謂現象是也。若於現象而透悟其真、則在物之理、實天之理也。下言德者、準知。惟人能窮理而力行之、理乃充實不虛。故曰充之自人。）不有人充之、則理亦虛矣。天有其德、而體之自人。（在人之德、實稟之於天、故曰天之德。中庸曰、苟不固聰明聖智、達天德者、其孰能知之。此言惟聖人能反己自修、乃能知天德之在我、而實踐無虧也。體字有二義、曰體認、曰體現。人能體認乎天德而實現之、則德乃流行盛大。）不有人體之、則德不流矣。然則、天若不有人、其理虛。其德不流、是天猶未能成其爲天也。故曰天不人不成。（楊子此說、實本於大易裁成天地、輔相萬物、中庸位天地、育萬物、與論語人能弘道諸義。）

或有難言、在物之理、在人之德、胡爲而推本於天。已推本於天矣、胡爲而天復待人以成耶。答曰、汝知其一、莫知其二。人不天不因、楊子之言深遠矣。人不因天而得有生、是從空無中而突生也。無能生有、斷無是理、斷無是事。且一言乎人、已有物在。物以理成。（無理、焉得有物。）人以德立。（德者、人之所以特殊於萬物者也。無德、卽人無以立。）德與理、皆天之有也。（本體統含萬德萬理之端、故曰德理爲天之所有。）故說天、爲人與物所以成所以生之因。（天若不含備德理、只是空洞的。何能爲人與物之因乎。中庸末章、引詩曰、上天之載、蓋以其含備萬德萬理之端、故曰載也。）楊子作太玄解易、深於天人之故。汝不究本窮源、妄疑胡爲乎。然復須知、天雖爲萬物生成之因、（此中萬物、卽徧包吾人與天地或萬有而總舉之。他處倣此。）而天卽是萬物實體、非超脫乎萬物而獨在之大神、更迥異乎形而上學者妄計有萬物之第一因、爲變相之大神。（更迥異乎四字、一氣貫下。）天道恒變動不